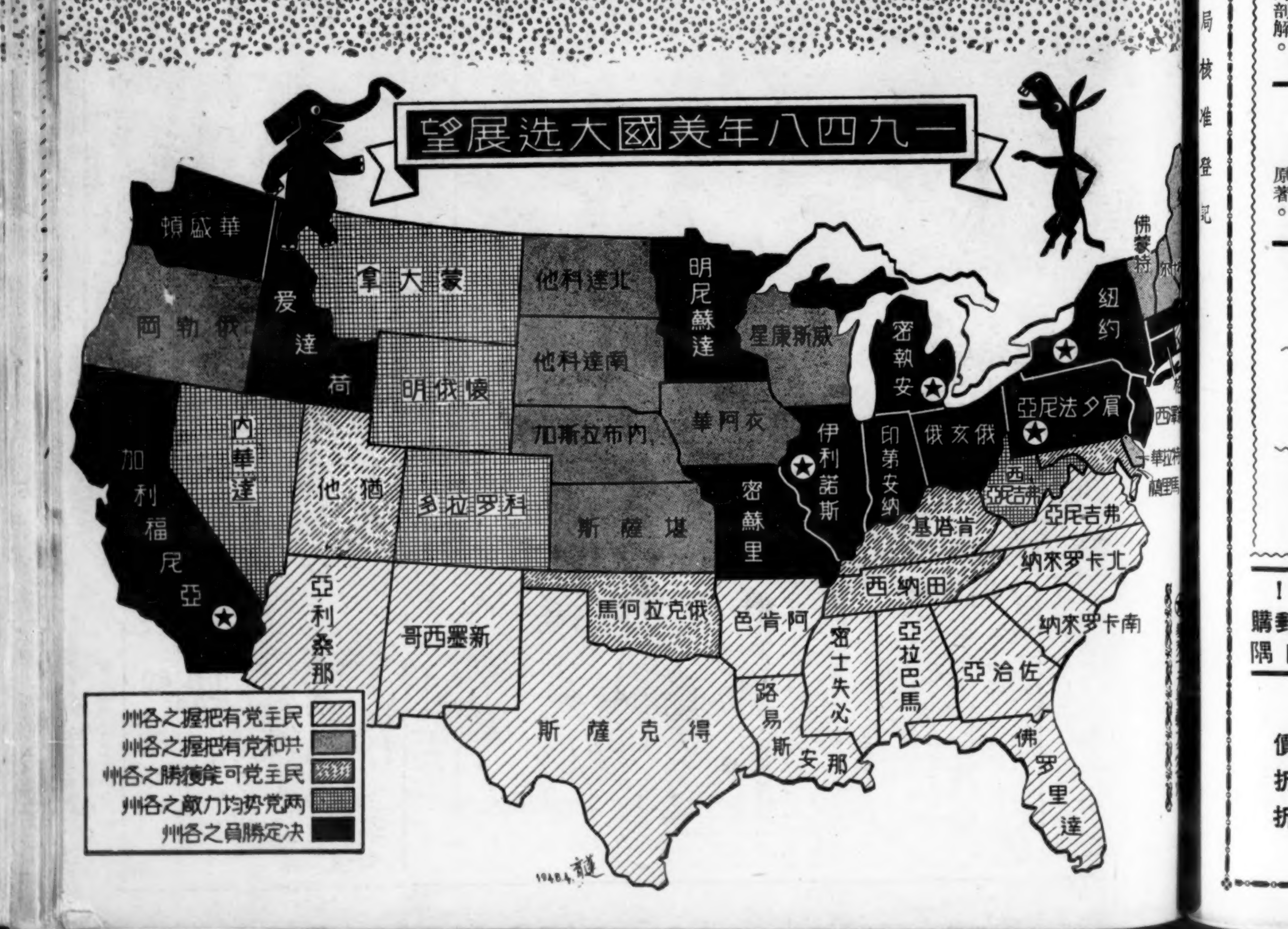
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第十四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日出版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圖畫中的世界★

美國：從人物看時代

在國際「危機」叫囂聲中，世界的注意，大部份集中在美國。本頁刊載的是美國政治上幾個受注意的人物。

羅斯福時代的紀念物（上）



（右）異軍突起的美國新人

代表美國人民力量的美國第三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右）及副總統候選人格林·泰勒。（左）



（右）反蘇戰略家X先生

美國國務院的反蘇戰略家凱南，曾以筆名「X先生」在外交季刊發表文字，引起廣大的



一九四八年交響曲

（下圖左：大叫軍事援華的魏德邁（左）與衆院外委會主席伊頓（右）。（圖右）：暫時不擬出山之艾森豪威爾將軍（左）及新任美參謀長之勃萊特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四期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 目錄 —

零售：每冊法幣三萬五千元
預定 三月共計 十二期計
平寄：三十五萬元
掛號：四十七萬五千元
航平：五十二萬元
航掛：六十五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四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冷仗」中的世界

自聰明的美國政論家李普曼發明「冷仗」這名詞後，報章雜誌，都說「冷仗」。這似乎是個「冷仗」的世界。事實上，這「冷仗」不但不「冷」，簡直便人感到熱辣了。

春來春去，初夏已在前面。猶如夏天暴露了人間的一切，我們倘如揭開了這所謂「冷仗」的幕，就會發現進行着的却是熱辣辣的全球攻勢。血風腥雨，刀光劍影，瀰漫了全球，——說全球，當然是指它規模之大：天涯，地角，山之巓，海之濱。

有事實爲證。單拿這一周的發展來說，就可歸納爲如下的幾方面：第一，從經濟到軍事，是這一全球攻勢最近發展的特點。

（a）馬歇爾計劃軍事的一面，已日益顯露了。最近，杜魯門總統已準備向國會提出要求軍事「援助」西歐五國，提出與否，將待與近抵華盛頓的比國總理商晤後決定（四日聯合電）。不管如何，美國軍事支持西歐聯盟是決定了的，據三月二十九日路透電傳，美國正在計劃裝備法國的陸軍和英國的空軍。國防部長福萊斯特早就公開的說：「美國不能坐視歐洲其餘國家逐一陷落，此乃嚴格的軍事條件。」

（b）備戰是在進行中。四月一日，美衆院通過了三億二千四百萬元的附加軍費案，杜魯門總統更致函衆院議長馬丁，要求加撥三十億元；二日，國防部長福萊斯特正式要求恢復普遍軍訓案及徵兵制，艾森豪威爾也出席參院呼籲；四日，美軍地面部隊總司令台佛斯宣佈了陸軍全部空運的計劃。

（c）軍事基地的樹立。地中海美艦隊正在希臘某港舉行演習，地中海中東和北歐的美國艦隊司令均參加；美海軍機動部隊並定於四月二十九日起訪問挪威，以「促進兩國善意友好關係」。據聯合六日電傳，美陸海軍已決將阿留申羣島限供軍用，並增加軍力。又據華萊士三日宣稱，美國已與伊朗訂立協定，代伊朗組織參謀總部、組織伊朗陸軍、及協助軍事訓練。美國軍事代表團有進入伊朗任何地區之自由。

第二，美國已從放棄克里米波茨坦以及戰後盟國的任何協議，走到公開扶植德日西班牙等法西斯的殘餘。在歐洲，分裂西德，扶植殘存德國侵略勢力是衆所周知的事實。軍事支持希臘不必說，最近索性又「垂青」於臭名昭彰的佛朗哥了。三月三十日美衆院通過把西班牙暫時列入馬歇爾計劃後，兩院聯席會議雖把它打消，但這主要是爲了暫時應付世界一致憤怒的輿論，看美國到瑪德里去的使節不絕的活動，可知她正在竭力做拉攏西班牙的文章。

此外，則美國又聯合英法，要求安理會把兩次否決的義大利與外約但加入聯合國問題，立即作重新的考慮。從他們廢棄對義和約，建議把的里雅斯特歸還義國，到這次要求義國加入聯合國，可說一貫的手法。她一意要支持喀斯貝里政權，深恐它在四月十八日的選舉中失敗。但喀斯貝里所代表的是怎樣的一個政權呢？據四日倫敦廣播，義大利政府發動警察及兵士二萬人於四日遊行示威，以左右四月十八日的選舉，「這是墨沙里尼一九三六年爲希特勒而舉行的示威遊行的最大軍事遊行」。只此一點，已够說明其餘了。

對遠東也是如此。凱南和特萊柏，相繼訪日後，復興日本計劃已定了具體的輪廓。

第三，聯合國在全球攻勢中搖搖欲墜了。且不說過去「繞過」聯合國的無數行動和另起爐灶的「小型大會」。就最近發展來說，美國放棄了去年大會一致通過的巴力斯坦分治計劃；三月三十日，美國又建議把原子能管制委員會解散。

第四，在南美，美國正通過波哥大的泛美會議，加強其對拉丁美洲國家經濟、政治和軍事的控制。華萊士五日指責「美國拒絕給予拉丁美洲以她所需要的經濟援



背道而馳

助，反而用鉅款在武裝拉丁美洲各國」。他又指出：「消息表明刻正進行秘密談判，以便使美國油公司重新控制墨西哥石油資源。……在委內瑞拉也是這樣。在該國，美國供給委內瑞拉的進口貨百分之八十五，外國的私人利益集團也控制委內瑞拉的大部份石油資源，而全國文盲佔百分之七十，兒童死亡率，據聯合國統計，比印度還要高些。在玻利維亞，文盲佔百分之八十。錫礦工人的平均年齡只有三十歲。」拉丁美洲一片殖民地的悲慘景象，活現在我們的眼前。

我只是歸納了一星期報紙的材料，已經是寫也寫不完了。從這許多事實中，我們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原來這大吹大擂的「冷仗」，正是一種火辣辣的控制世界的攻勢呢。

「不准通過」

然而，世界形勢畢竟與第二次大戰以前不同了。世界人民反侵略的力量，今天顯得空前的强大，他們有充份的把握，能够擊退一切侵略攻勢和戰爭的威脅。也正惟因此，——因了對於世界人民力量日益抬頭的由衷的恐懼，全球攻勢愈益表現了狼奔豕突的囂張。你知道一隻猛虎垂死前的掙扎麽？那掙扎是一定將發揮它最猛烈的兇燄的，大家雖然不必害怕這兇燄，但必須合力提防和阻撓這兇燄。今天世界的事情，正用得着這個比喻的。

世界的人民已對着這一攻勢喝出了：「不准通過！」在蘇聯和東歐，一片默默的建設和靜靜的復員已經擋住了攻勢的箭頭。多邊的商務協定完成了經濟和諧的合作；交錯的互助公約，保證了共同相互的安全。蘇芬互助公約四月六日的簽字，更使新民主東歐的安全系統，金甌無缺地完成了最後的一環。

蘇聯的宣佈退出盟國管制德國委員會和管制柏林的交通，似乎是對西方三國分裂德國政策的反響。這一方面是對美國等在西方一連串反蘇措施的答覆，一方面也表示蘇聯對於囂張的備戰攻勢，絕不有所畏縮。當「柏林事件」之初，美英的輿論竭力渲染它的嚴重性，彷彿戰爭有旦夕爆發的樣子。但是不過幾天，情勢就告鬆弛，四月六日晚上，美英蘇法四國佔領軍的司令，都在參加英軍部歡迎蒙哥馬利的宴會了。關於柏林交通管制問題，四國即將進行協商。「柏林事件」是一場神經戰。

照目前局勢看，掌握地中海和大西洋門戶的西班牙，遲早將成爲西歐集團的「中堅」。上月底美衆院通過西班牙列入馬歇爾計劃後，立即引起了歐洲人民的震驚和忿怒的反應。美國兩院聯席會議終於重作決議，「認爲關於西班牙參加與否的決議，乃業已參加馬歇爾方案的歐洲十六國的任務，毋庸美國方面決定，」這原因是很明白的，「依照政府的目前計劃，要由西班牙局部實行一些表面上的內政的變化，以便粉飾佛朗哥統治的法西斯性質，衆院竟漠視政治上與外交上的微妙關係，不等待國務院運用障眼法的結果，而索性先對法西斯西班牙表示同情了。」（塔斯二日電）這幾天，美國駐教廷大使泰勒（Myron Taylor）仍在瑪德里活動。但在歐洲人民「不許通過」的吆喝下，終於不能不裝作正經，大繞圈子了。

四月十八日是義大利的大選；五月是法國的選舉。環繞這兩次選舉的，一面是美國的加緊努力，一面則是兩國人民反抗干涉的反擊。在法國，全國總工會於四日通過決議，號召保護法國工業以抗拒美國托辣斯擴張勢力的威脅及反對馬歇爾方案；在義大利，據傳勞工聯盟將於十二日下令開始全國性的罷工，以表示民主陣線的聲勢和力量，此外則連薩拉加特所領導的社會黨右派也對那把西班牙列入援歐之舉，表示反對。

在日本，正當特萊柏與蘆田興高采烈地討論復興日本的時候，日本的勞動者却發動了全國的大罷工。但這次罷工已給槍刺鎮壓下去了。

這樣，從歐洲到遠東，是一片「不准通過！」的聲音。

油比血濃

美國決定放棄巴力斯坦分治計劃後，據說即將提出托管巴力斯坦的計劃。關於美國放棄聖地分治的原因，上期本刊已有專文分析過。

美國曾給猶太人以諾言，猶太人無疑是失望了。最近紐約報上載有猶太難民致溫斯洛普·洛克菲勒（Winthrop Rockefeller）的一封信，很是表露猶太人的心情：

奇異的鏡子

特萊柏報告書

美國陸次特萊柏等訪日一周，對於復興日本計

了。

。（十四）儘速解決經濟分化問題。（十五）允許日商出國。

僅從這幾點看，可知日本終將成爲出柙之虎

親愛的溫斯洛普．洛克菲勒先生：

從巴力斯坦報上知道你剛結了婚，祝賀你。結婚是一件美麗的事情，好像是一隻船駛入充滿着陽光和風浪的大海，作着人生旅程中不可知的探險。

請恕我爲了個人的事情打擾了你新婚的快樂。但我知道你是美孚油公司的老闆之一，這公司控制了美國—阿拉伯的石油組合，擁有着沙地阿拉伯全境的油管。

換句話說，你所有的蘊藏石油的地方，就是我們猶太人每天被殺戮的地方。你們跟那封建的阿拉伯國王們簽了合同，而他們現在就用了英國式貴國製的槍彈，在殺害猶太的婦孺。……

眞實是眞實。那眞實是作爲洛克菲勒在中東油礦的老闆之一，你也就是這裏悲劇的積極導演者。血爲你而流，猶太的孩子們爲你而終夜不睡，傾聽着可怕的槍彈掠過和炸彈爆發的聲音。

當我們的血滲透了大地，我們的敵人就把那巨大的利益貢獻給你們。

我們一聽到你的名字，我們的心頭就感到一種冰冷的憤恨。對於我們，你是看不見的敵人。我們從未看到你，我們也永不想看到你。

好吧，我們祝賀作新郎的你，但我們要反對作爲洛克菲勒一份子的你。

一個巴力斯坦的猶太難民

讀完了這淒慘而憤怒的信，我們想起了「油比血濃」這句話。

頂　得　住　嗎　？



特萊柏報告書

美國陸次特萊柏等訪日一周，對於復興日本計劃的原則，大體上已有了具體的決定。當特氏等留日期間，那以「日本沙赫特」出名的池田成彬及三菱公司現任董事岡野等，均曾分訪特萊柏代表團團員長談，事後據說都表示「十分興奮」。（四月一日法新電）紐約化學銀行及信託公司董事長强斯敦（團員兼發言人）一日發表談話稱：「日本應重建其海運業，解決賠償問題，取消統制，而由自由企業家及商業家自行處理其事務。」

現在，特萊柏等已返美國，報告書雖尙未正式發表，據四月二日合衆電傳，該報告大概將包括如下各點：

（一）使日本自給，藉以減輕美國納稅人所負担的佔領經費。（二）縱使對日和約未簽字，在美國協助之下，上述的目的仍可達到。（三）儘速解決日本的賠償問題。（四）擴展日本對外貿易，尤注重紡織貿易。（五）重建日本輪運業。（六）取消對日本商業的管制，採用自由企業，以促進經濟復興。（七）美議會在一九四九財政年度中，至少必須撥款五億美元予日本，內包括一億五千萬元的轉週基金，以供日方購取復興程序中應用的物資。（八）儘量促進日本人的自助。（九）美國不應將日本的工業水準凍結於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基準，而應聽其在不從事軍事工業的條件下，自由發展。（十）日本的對外貿易不應以對美的貿易爲限，而應使其有機會與各國貿易。（十一）應予日本以一切協助，俾能使日本成爲「遠東的工廠」。（十二）使日本工業採用最新技術。（十三）關於美國對日投資應制定確切方針。（十四）儘速解決經濟分化問題。（十五）允許日商出國。

僅從這幾點看，可知日本終將成爲出柙之虎了。

一個黑人的悲劇

有位名叫萊蒙（Harry Raymond）的美國記者，最近在紐約美報上透露了一則新聞，茲摘譯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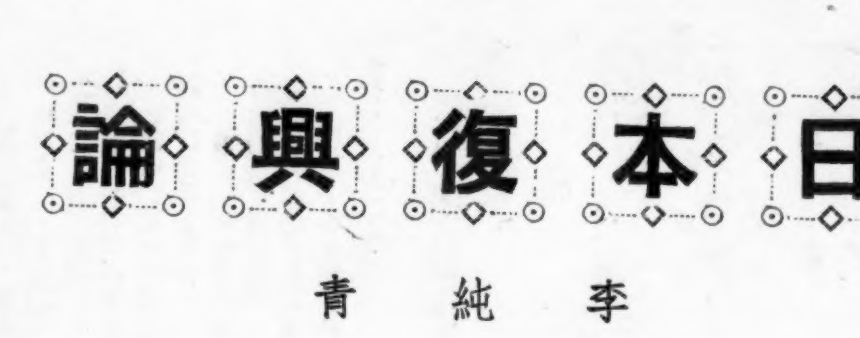
在喬治亞亞美里克斯（Americus）地方，有一位黑人農婦伊格蘭夫人，和她的兩個兒子——一個叫華雷，一個叫薩米——因爲自衞殺了白人農民史脫來福，都被判處了死刑。伊格蘭夫人四十五歲，薩米只有十三歲，華雷只有十五歲。去年十一月中，他們的鄰人史脫來福（白人農民）用獵槍威嚇他們，他們起而抵抗，竟把他擊死了。伊格蘭及其兩子立卽被捕，經過白人的法官審訊後，都被判處死刑。喬治亞黑人起而組織後援委員會，爲伊格蘭夫人等辯護，理由是他們的殺人係爲自衞，薩米和華雷均未屆法定年齡。但上訴仍由白人法官審訊，結果仍維原判。

我知道了這事情。可是任何報上都沒有發表這消息。我親自到喬治亞去，訪問了伊格蘭夫人的長女，她二十四歲，已經出了嫁。她淚流滿面的對我說，她母親是一個善良的寡婦，這次犯罪是爲了抵抗強暴的威脅。她有十一個弟妹，最小的只有十七個月，抱在她手中。她又說從她母親被捕以後，家裏沒有牛奶和麵包，孩子們整天的啼哭。伊格蘭夫人家裏所有的農業用具，都已給她的地主拿去了。

我聽着這淒涼的哭訴發了呆。我的司機同伴也喟然地歎息說：「這眞正是美國的悲劇。」

「自衞」殺人要處死，十三五歲的小孩子也要處死，是否這都只因爲他們是黑人呢？

四月九日



日本復興論

李純青

一

現在提出這問題當巳不致過早。

有人說：歷史不會重演。日本不可能復興。有人說：日本即使復興，也不會威脅中國。無如事實太不給這種人以面子了，是事實在翻案，是他們所信賴與崇拜的美國在翻他們的案。美國助日復興的使節，穿梭於華盛頓東京之間。威廉傑可勃視察團，凱南、特萊柏代表團，還有過去的斯揣克，未來的X團，一團團的僕僕風塵，先後飛往日本。他們說，是他們說的，要復興日本做「亞洲工廠」——遠東的「防共堡壘」。復興計畫巳提出，在計畫，在商量，在進行。賠償被裁減，軍事工廠被保留，貸欵一億八千萬，七億六千萬，十億，二十億的在擬議着。難道這都是空谷傳音？難道「亞洲工廠」不是復興？難道建築防共堡壘是爲要和平，要蟄伏在堡壘中過「和平生活」？

日本復興與「防共」，味道如何？不會威脅中國的理論，正是「中日戰爭是中了日蘇戰爭的流彈」之論。有田八郎抱着希特勒的照片狂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德日防共協定簽字之日。防共防到那裏去呢？近衛對中國提的三原則，有一條「共同防共」，內蒙駐兵……。結果是汪僞政府掛上「防共建國」的降旗，一九四二年九月有田帶着希特勒的像到南京去找「同志」汪逆精衛。日本防共的興緻也眞不小，不但防到中國，防到暹羅，而且防到珍珠港，防到麥克阿瑟的馬尼拉，在太歲頭上動土。

是的，日本並不威脅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也不威脅鑾披汶、宇巴摩、鮑斯、伐爾加斯。

二

民族與民族之間，本無永久的仇恨。尼采之徒，眼睛永遠追求着一個仇敵，歌頌戰爭比博愛做着更多的事情。我們不必做尼采之徒，永遠把日本當做被追求的仇敵。但人，在受威脅時，却不能信仰原始的基督教義——無抵抗主義。莫做托爾斯泰巨著戰爭與和平裏的人物彼得。

我們應該記得，十年前，「七七」、「八一三」，當日本發動亡華的侵略戰爭之時。應該記得，八年抗戰是八層地獄。——那裏黑暗，那裏有飛砂走石的狂風，有着無數的毒蛇、瘋狗。那裏是血河、油鼎，是一座烈焰衝天的火山。如時間允許我們重遊那可怕的地獄，在每一層中，每一處，都可遇到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很多很多無罪而受刑罰的故人。日本帝國主義的「防共」，乃把中華民族趕入地獄，要你永遠逃不出來。

將要復興起來的日本，還是舊時日本帝國主義，那個天皇統治的好戰國家，那個社會組織，那些官吏，那許多武器。僅有一點不同，今天的「防共堡壘」，是用美國材料建築的，裝飾要美麗一點。有美國這個後台老闆，力量巳大得多，可怕得多了。

日本投降是有計畫的，太有計畫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裕仁的「降伏詔書」，會說白話，說投降乃「爲一切國家的共同繁榮與快樂，以及日本臣民的安全與福利」；當時他就以勾踐自命，志在雪恥復仇。詔書最後這樣號召：「團結汝等之全部力量，致力於未來建設！」鈴木、東久邇、幣原、吉田、片山、蘆田諸首相，暨滿朝文武，個個都是范蠡文種。他們知道聯合國之間存在着矛盾，利用這個矛盾的最好辦法，就是親美「防共」。防共的政治原子彈果然在美國爆炸，投降者接受投降，戰敗者巳經勝利了。

一九五三年——復興完成之年。日本國力、貿易生產及軍事力量，都將超過一九三七中日戰爭爆發之年。中華民族方纔由一個地獄打出來，前面又橫着一個地獄了。是日本也是美國準備要我們跳的地獄，美國和日本巳分不開成了我們民族的敵人。

三

本來有一個機會，由日本戰敗及投降開始，按照波茨坦宣言改造日本，可能改變這個民族過去所走悲劇的道路。把侵略的「權威」天皇打倒，懲以戰罪。把軍閥刪除，連根帶蒂的消滅。把財閥的剝削制度推翻，貴族地主的特權葬送。一個眞正民主和平的日本，是可以締造的。爲遠東以及爲世界百代昇平，無事相處，聯合國也有責任根據這個目標去管制日本。

無如美國不講信義，麥帥翻雲覆雨。利用一國單獨管制日本的方便，公然執行自私的政策，並不爲消滅日本軍閥主義而是欲日本成爲美國反蘇防共的夥伴。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九日公布的美國初期對日方針，其最後目的，第一句便是：「保證日本不再威脅美國」。麥帥以爲日本沒有原子彈，拿他的軍事眼睛來看，「威脅美國」早已不存在。原子彈以外的武器，美國是不怕的。日本投降第一週年，麥帥就以日本帝國保護人自居，說：「今日日本有一種有害的思想滋蔓甚劇。」這種思想自然就是極左派的思想。於是他以遠東反蘇十字軍的統帥姿態，大放厥詞：「目前亞洲各地已在進行中的西方民主主義與蘇聯帝國主義的衝突，將直接引致亞洲新而公開的未宣布的戰爭。」從這時候起，麥克阿瑟就不僅是日本太上皇，而是亞洲的天可汗了。從這時候起，日本就不是戰敗而被管制的國家，已是美國反蘇的「戰爭的跳板」了。從這時候起，波茨坦宣言就被排在麥帥的腦後去了，日本反動勢力就由自信而自傲，由潛伏而猖獗了。

到了第二年，即去年六月廿一日，麥克阿瑟對法國新聞社記者說：「日本大衆均已醉心自由思想在心理上已徹底解除武裝，實較任何國家爲徹底。日本已完成的民主大革命，可與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英國大憲章和美國的獨立宣言相提並比了。」這就是說，日本管制工作已大功告成。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好最民主最愛自由最愛和平的一種人了。因爲日本已有新憲法，宣布廢棄戰爭，這憲法在去年五月三日開始實行。因爲日本官吏對麥帥的命令都不敢怠慢，卑禮奉行。因爲日本一切的一切，全與麥帥理想相符，使他開心、舒服、無上尊榮。

因此美國於七月底，提議召開對日和會預備會議，邀請遠東十國參加。八月十五日開放私人對日貿易。表示美國管制日本的目的已達成，對日可以媾和，讓日本恢復正常的國際關係，自由發展了。和會預備會議嚷嚷數月，表面爲程序問題糾紛，實際是美國——英美集團，企圖操縱和會，包辦和約。由遠東十一國起草和約，以三分之二多數表決，打消四強否決權，這種主張，完全無理非法，美英兩國一拉一唱，現在我們纔恍然大悟，那是爲要使和會無期延宕，以便美軍長期佔領日本，關起門來援助日本復興。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蘇聯提出一個讓步辦法，讓遠東諸小國參加小組會議，磋商情報，發表意見。這對小國已經很好了。但問題不在小國，而是美國要在和會佔絕對多數，以衆暴寡，故美國對蘇聯提議置之不理，願負不欲對日媾和的責任。因此，由今年起，就進入美國放手助日復興的新階段了。

美國獨斷管制日本，自始至終，不容他國置喙。第一年提出反蘇防共口號。第二年日本復員就緒，基礎打定，就假意要對日媾和。第三年美國已公開在日本準備戰爭了。

今日日本問題就是美國問題（美國並不逃避這個責任）。反對日本復興不能存親美觀念，正像一扇門不能在同時又要關又要開。

四

復興計畫包括斯揣克的減少賠償、恢復日本軍事工業、及美國對日投資。

賠償已減少了好幾次。由鮑萊計畫到麥帥決定的臨時賠償拆遷案，其所保留的日本工業水準已予提高，即將鮑萊的賠償計畫打了一個折扣，僅合其計畫的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臨時賠償拆遷案僅拆遷規定賠償工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尙有百分之七十留在日本。斯揣克對這百分之七十出主意，叫不要搬走，除了兵工廠。斯氏主張減少原定賠償的百分之三十三，約減少未拆遷工廠的一半。他又進一步建議，就是應拆遷的一半也不妨留在日本生產，以其生產品充當賠償。就是說，賠償工廠都不可以搬走好了。斯揣克這種意見，經過凱南與特萊柏代表團考察的結果，據華盛頓二日合衆電，美官方已同意：「應即停止日本此後的賠償，決以更大努力，提高日本工業水準。」日本已不再賠償，大概是沒有疑問的了。

停止賠償以後，日本國內可以有兩種工業，一種是應該留給日本所有權屬於日本的，一種是名爲賠償，實際工廠也留在日本，而以其生產品支付各國。前者即一九三〇——三四的工業水準，加上賠償工廠百分之三十三，（

七億二千萬日元，一九三一年幣值）。後者機器爲一九三一年日幣價值的十六億元。其建築物也値十五億日元。兩項相加，日本的工業水準，預定至一九五三年完全恢復者，主要各部門的年產能力如下：

銑鐵	三百六十萬噸
鋼塊	六百四十萬噸
鋼材	四百二十萬噸
石炭	五千萬噸
硫酸	四百七十六萬噸
硝酸	十三萬七千噸
燒碱	十二萬九千噸
灰碱	四十九萬三千噸
機器工業	三六九七〇件
造船	六十四萬八千噸
鋁	九萬三千一百噸
提煉石油	九百八十萬桶
水力發電全部	六百萬瓩
火力發電	二、二七二、八六〇瓩
紡錘	一千萬錠
商船	一百三十萬噸
船舶修理	七、二一九、八四〇噸

這個工業規模，若一項一項比較，其水準有的超過一九三六，有的超過一九三八，平均比「七七事變」那年——一九三七有過之無不及。這裏面，雖有輕工業，但以重工業爲主。這樣的重工業，足以裝備五百萬以上大軍。日本將在五年內恢復戰前實力，重新武裝，已無疑問。但是美國說，復興日本經濟是爲使日本自給自足。自給自足並不是養活人民的吃飯問題，而是滿足工業的需要，爲了備戰。一般以爲日本土地狹小食糧困難，所謂不能叫日本人餓死的堂皇理由，最易使我們原諒日本恢復經濟。但事實不是這樣。舉一個例：一九四六年日本宣傳糧荒，發表統計。估計由四月到九月，只有四千四百萬人可以分配到米維持每日四七一卡羅里的熱量。多麼科學。因此日本要求輸入米三百萬噸。麥帥答應給他們二百六十萬噸。後來只輸入了六十萬噸。然而，四月到九月這期間七千萬的日本人，平均每日消費米糧得熱量在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卡羅里之間。結果一個也沒有餓死。由此可見統計之扯謊，維持生活不過是一種藉口。如上所述偌大工業規模，以一九三七水準爲目標，不但不是爲解決生活，因爲過分發展重工業，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僱用工人隨之減少，人民生活勢將更加貧困，社會愈益不安，經濟條件也必然要驅策日本走向戰爭。

爲援助日本復興，美國今年度將給日本「救濟」三億七千五百萬，「復興費用」一億八千萬，「棉花貸欵」六千萬，「貿易基金」一億五千萬，合共七億六千五百萬美元。據中央社東京三月十三日電，「日政府請求盟總與十一盟國談判十億美元信用貸欵，俾日本實施五年經濟計畫。」美國尚有私人對日投資。除美國外，英國也擬投資。估計五年計畫將輸入外資二十億美元以上。這巨額外資，或以原料，或以機器，將不斷送往日本，爲建設軍事工業之用。

五

美國復興日本的軍事計畫，乃以日本爲反蘇基地，以日本民族爲對蘇作戰的工具，總目標當然是以蘇聯爲假想敵。

復興對日本，在過渡期間，是壓迫人民，美日兩國資本家合作，剝削日本人的低廉勞動。降日本爲美國的殖民地。以日本爲美國過剩資本的尾閭。利用日本工廠，獨霸遠東市場。到了戰時，在遠東戰場，日本列島將首先被原子彈毀滅。

對中國：復興起來帝國主義的日本，必然要侵略中國，向大陸發展。美國助日復興另一目的，也是要日本干涉中國革命。

對遠東弱小國家：必然經濟侵略軍事侵略都要來。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的要求。所謂「遠東防共堡壘」，正是要監視及彈壓遠東民族解放運動的。

日本復興的計畫已確定，並在實行。條件很有利，外有支援，內有舊時的社會制度，不變的反動的政權。看看被打倒的强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又要爬起來了。我們的抗戰白抗了，我們的和平輸却了，中日的歷史要重演了，中國的民族危機更比戰前嚴重了。

但是侵略者往往自掘墳墓，歷史的反動階級，資本主義，也往往自掘墳墓。我們要反對日本復興，反對美國在日本製造戰爭，反對美日阻止遠東各民族的自由解放，反對美日帝國主義的奴才走狗。我們的力量並不孤獨，並不薄弱，可以起來粉碎美日備戰的陰謀。特別是日本人民，應該起來破壞復興的計畫，消災解禍，自求多福！



「日本沙赫特」池田成彬

丁方

~~~他是日本財閥大頭目，他是一等戰犯，但現在已由獄囚而變爲美國老闆的上賓了！~~~

以陸軍部次長特萊柏爲首的美國赴日代表團，其袒日扶日的言論和行動，僅據報上所載，也已舉不勝舉。其中尚有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代表團發言人彊斯敦之會晤「日本沙赫特」池田成彬。

這一個曾經被列爲戰犯而入獄的日本財閥大頭目之重新出現，不但可驚，而且可怕極了。

據四月一日法國新聞社東京電：「……彊斯敦及特萊柏代表團之其他代表，在渠等勾留日本之十日中，不獨曾與麥帥總部之高級官員會商，並且亦曾與日本工商界及金融界之高級領袖會商。……曾被佔領軍當局關禁於巢鴨監獄而現被整肅禁止作政治活動之前三井最高顧問池田成彬，亦曾於三月二十一日往訪彊斯敦。……據朝日新聞消息，此等人士最近之活動，預料將鼓勵迄今在潛伏中之日本資本家。……」

的確，連池田成彬也不再「潛伏」了，其他無數的日本吸血財閥，自然更將被鼓勵而重振旗鼓。

* * *

池田成彬在日本反動與侵略陣營中的地位，祇要看他被喩爲「日本沙赫特」，就足夠證明其重要性。事實上日本的池田，且比德國的沙赫特，還要高出一籌。池田乃是日本最大獨佔財閥三井財閥的總帥，其與軍國主義經濟擴展實際的關係，比沙赫特尤深得多。

納粹戰犯沙赫特在美國庇護之下，於紐倫堡國際法庭中，已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宣判了無罪。日本法西斯戰犯池田成彬，則不待審判就早已悄悄地出獄，而且現今又在做着美國老闆的上賓，他比沙赫特更加幸運。

在日本財閥巨頭中，池田成彬並且是一個僞裝專家。他的高超的僞裝才能，今天又適逢其會，大可發揮了。

* * *

請看池田成彬的略歷吧：

池田現年八十二歲，是三井中興功臣中上川彥次郎之婿，這是他後來成爲三井財閥總帥的淵源。一八八六年池田畢業於慶應義塾，翌年即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回國後，一度入福澤諭吉所創辦的時事新報任記者（福澤諭吉爲日本貴族敎育家，是中上川的母舅）。一八九三年，經中上川的提攜，開始踏入三井之門，在三井銀行任職。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被派赴歐洲考察銀行事業，撰成一部很長的報告書，三井銀行即根據這一報告書，完成了新型的組織。一九〇九年起，任三井銀行常務理事，主持三井財閥的金融核心。其後並兼任三井總機構即三井合名會社的顧問。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井合名會社理事長團琢磨被少壯法西斯恐怖分子所暗殺，池田繼團琢磨之後任理事長，成爲三井王國的總帥。但識事務的池田，鑒於少壯法西斯對大資本家們的惡感，爲緩和他們的情緒，於是建議三井當局，實施三井財閥的弋改裝，首先撥出三千萬資金，設立「三井報恩會」，從事於所謂公益事業的施捨。同時，讓三井族人退出第一線，提拔少壯人才，以緩和「一族包辦」的指責。並又把股權開放，接受族外投資，以表示事業的公開。其實都是以退爲進僞裝策略，且由此得吸收外來資金爲己用，以增厚資力。另一方面，更把事業發展的方向，側重於所謂國策事業，即積極朝向重化學工業、軍需工業的擴張。這種改裝工作，很得成效，於是後來三菱、住友諸大財閥，也紛紛繼起效尤。這一時期，即被稱爲「財閥改裝時期」或「轉向時期」。而所謂「準戰時經濟體制」，也即於那時建立，奠定後來侵略戰的戰時經濟體制的基礎。

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後，池田爲進一步緩和少壯法西斯的心理，三井合名會社及其直系會社又實行首腦人事的「停年制」。由這一停年制而告老引退的三井首腦人物，達數十名，池田本人也在其內。但所謂引退，仍舊是假的，事實上池田這一批人，依然在幕後決策。繼池田統攬三井事業的而任三井合名會社的首席常務理事南條金條，有「好好先生」之稱，一切完全聽命於池田，池田成了三井各業的最高顧問。

* * *

池田的政治生涯也不可輕視。以日本主義爲號召，平沼騏一郎領導的老牌法西斯的團國本社，池田亦爲重要的一員。當時國本社裏包羅了不少政、
~~~

軍、財、經、社會各方面的所謂「革新人物」，軍部方面的首腦有著名少壯軍人領袖荒本貞夫；財政經濟界的首腦，則有池田成彬。池田的親軍事法西斯性格，可說由來已久。

作為三井財閥政治活動的中心機構，當時有一個名叫「交詢社」的組織。三井事業的重要負責人及代表三井財閥利益的政友會要角，都是該社的成員，池田成彬當然也是重要的一員。第二次若槻內閣時代（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九月），池田為「金再禁」問題，與當時任大藏大臣的井上準之助勢不兩立，會與當時任內務大臣的安達謙藏及後來組織法西斯的政黨東方會的中野正剛相勾結，運用「交誼社」，策劃倒閣運動，發揮他在政治方面的潑辣手段。

一九三七年對華侵略戰展開後，近衛內閣成立戰時體制，設置「內閣參議制」，選取軍、政、財等各方面首腦人物十名充任內閣參議，池田代表了革新財閥而入選。並出任日本銀行總裁，大藏省顧問。一九三八年五月近衛內閣大改組，當時被譽為日本財政經濟最後一張牌的池田，任大藏大臣兼商工大臣。在以後幾任戰時內閣中，池田又歷任內閣參議、大藏省顧問等職，策劃侵略戰的財政經濟。

對於三井獨佔財團，則一直到現在，池田始終沒有離開過。三井財閥後半部的歷史，也可說是池田個人的歷史。如所周知，在中國，三井財閥曾經盡了高度的侵略任務，而池田主持三井時代的戰時及戰前幾年尤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池田曾以戰犯罪嫌被捕，可是後來仍獲釋放，現在且又在參加策劃「復興日本經濟」的任務了。過去從所謂準戰時經濟到戰時經濟，池田無不居核心地位。今後日本經濟在美國扶植、池田這一批人策劃之下，驟然又可以很快回復到類似準戰時以至戰時的地位。回憶池田等過去種種，不禁悚然！



美國復興日本的四年計劃

美・World Report

凱南和特萊柏先後去日，表示了美國復興日本政策的具體化。美國怎樣復興日本呢？本文是一個輪廓的說明。刊載本文的「世界報告」周刊，是美國最保守的刊物之一。

美國正在著手一個復興日本的四年計劃，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要使這個昔日的敵國能夠自給自足，以使美國省去這筆佔領費並加強美國在遠東的地位。

已經在進行中的這個計劃預備在四年內用十億美金之鉅的美國借款使日本工業的輪子轉動起來。它的用意是：日本輸出工業若有生機，佔領費用就必將減低，日本將重復成為美國原料的供應地，它也將會是美國的一個商業盟國。

日本的佔領費用每年從美國財部撥出的約有三億美元，如果日本工業不復興，這個重擔將要無限的挑下去。

在美國的計劃下，它的一個長射程的目的，除了節省佔領費用以外，還要日本成為鄰接蘇聯勢力範圍的一個商業前哨和政治友邦。

作為美國的一個老至交和主客的中國，被戰爭和瘋狂的通貨膨脹搞得支離破碎了。她失去了東北，這是她過去工業原料的倉庫。她是否能夠將國內的共產黨鎮壓下去，那是可懷疑的。中國政府劣跡昭彰的貪污，使美國對華政策的起草人不敢作全面的援助。

在這一種情勢下，美國正轉移目標加速舊敵日本的復興。在東京這個理論被這樣談論着，說：日本比中國更少容易感受蘇聯的壓力。

假定把日本扮成如美國所想像的一個角色，那麼日本工業必須大量生產。能夠大量生產的日本工廠現在還屬少數，日本工業近況如下：

雖然戰爭給予日本工業的破壞比德國為少，但是一部份工廠却需添置機械以使工作回復正常。

熟練工人工資低廉。例如，一個工廠的經理每月薪水相等於五十元美金，一個熟練工人每月工資相等於美金十五元。

原料必須自國外輸入。戰前的日本工商業主要都靠原料輸入。現在，她需要美國借款購買原料。

低價消費品的廣大市場仍舊保有着。

要使日本財政寬裕主要靠美國。日本政府所設的一億五千萬元工業貸款，目的就在幫助解決這一個困難。

美國政府的借款將是財政的最大來源。麥克阿瑟要求以十億美金作工業貸款的復興基金。今年擬先撥一億五千萬元，但尚未由國會決定。

美國的私人資本正在幫助這一點。許多美國商人都已赴日本調查了實際形勢。現在他們正在開始行動了。

在日本的美國公司的重新生產將促進這一活動。戰前在日本的美國工廠共有十八家，資產共值二千五百萬美金。

若干工廠因為有戰爭的潛能不許開工。但是美國專家們正在研究如何解脫這一個束縛。

（葵軍摘譯自二月二十日「世界報告」）

* * *



美國看中了佛朗哥

梅碧華

網開一面

在英美，有一種流行的見解：佛朗哥西班牙唯一的過失，就是它與希特勒、墨索里尼有過聯繫；到如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經完了，假如再用這種眼光來看西班牙，就不能算是符合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代潮流了！這見解最近一次的表現就是三月卅日美國衆院通過決議允許把西班牙暫時列入馬歇爾計劃；四月一日參衆兩院聯席會議又把這個決議撤銷。聯席會議的決議是說西班牙能否列入援外法案，應該由馬歇爾計劃的歐洲十六國直接決定。早先，參院外委會曾經提出一份援歐報告書，其中最後一節說：「至於西班牙的最後能否參加，應視該國願否接受方案下的義務，其它參加國的願否容納西班牙及西班牙能否與美國締結滿意的協定而定。」（二月廿八日華盛頓路透）這就證明，參衆兩院的立場並不是對立的，國會給西班牙的列入馬歇爾計劃是網開一面的。現在雖然沒有把西班牙列入馬歇爾計劃，但實際上西班牙僅祇是在技術上沒有參加而已。美國正在對西班牙運用一種特別的小馬歇爾計劃。

人人都知道，佛朗哥西班牙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餵養起來的。沒有把佛朗哥政權摧毀，法西斯主義就沒有最後被消滅，二次世界大戰也不能算是澈底勝利。一九四五年春天，舊金山會議時，曾經決議不准佛朗哥西班牙加入聯合國；一九四六年初，英美法三國曾經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佛朗哥政權，鼓勵西班牙人民爭取民主的勝利。同年十二月，聯合國大會決議各國召回駐瑪德里的使節，並且授權安理會在合理的時間以內重新討論西班牙問題。

庇里牛斯山隘口

這些聲明和決議，在今天看起來，都已經是過眼雲烟。實際上，自從聯大通過決議以後，大使倒是走了幾位，但代辦是留下來的，外交關係並沒有完全斷絕；而且阿根廷反倒派遣了大使，並且給予四億庇士達（西班牙幣名）的貸款。英國又預先與西班牙簽訂貨幣協定，使佛朗哥振振有詞地向世人炫耀不已。瑞典和義大利也先後和西班牙簽訂商務協定，幫助了佛朗哥政權延長其生命。

和西班牙隔鄰的法國，在戰後最初的時期是堅決反對佛朗哥政權的。它擁護聯大決議，並且對西班牙發動了經濟的制裁，封鎖了法西兩國邊界。然而，後來却變了，外長皮杜爾一再暗示應該開放邊界，法蘭西經濟會議也同意開放邊界。到今年二月初，法西邊界正式開放，兩國接着就商談恢復貿易關係的辦法。

美國外交界對於開放法西邊界是歡迎的。這樣不祇可以把西班牙盛產的橘子輸入法國，而且把西歐集團和馬歇爾計劃在庇里牛斯山上爲西班牙打開了隘口。一家法國報紙當時評論道：「我們不知道能不能吃到西班牙橘子，但是邊界已經開放，我們將來一定會聽到屠殺西班牙抵抗運動者的槍聲了。」

法國社會黨羣衆對於開放西班牙邊界是深致不滿的。社會黨執行委員會中的若干委員也在會中指出此舉對社會黨的威信大有損害，會使法國人民相信祇有法共才是民主西班牙的唯一保護者。但是勃魯姆却在「人民報」上發表文章，說是英美沒有及時效法法國，在他認爲是值得惋惜的，並且指責英美儘在聯合國中採取軟化佛朗哥的集體行動。

從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本質上看，就可以使我們知道美國對西班牙的基本政策。今天，美國之所以還沒有把西班牙列入援歐計劃，據「民族」週刊的駐歐記者台爾伐育（Del Vayo是西班牙人，曾在前共和政府中任外交部長）在：西班牙與西歐集團：一文中的看法，英美兩國的進退維谷是這樣的：

西班牙和希臘

歐洲的一對難兄難弟

西・Del Vayo



上一個禮拜天，九年來第一次我立在離開我鄉土不到一百碼遠的地方。我憑着那阻斷從法國通到西班牙去的橋上的柵欄，遙望着西班牙起伏的村野。法國憲兵用奇異的神情注視着我；在他的眼中我是一個陌生客，不過他也知道一個鄉愁脈脈的西班牙人。這是一個清新而明朗的下午，我能夠望見曾經消度了許多個炎夏的芬梯拉比亞（Fuenterrabia）那兒綿延着着挪伐利（Navarre）山的聳影，那裏就是我們的老家了。橋的那一邊，西班牙憲兵在可恥的佛朗哥旗下來回地踱着步。我不知道這個憲兵是不是認識我；誠然我在這個地區的出現並不神祕，因爲以前有一個晚上，我曾經在白楊尼（Bayonne）向從內地出來的西班牙人演說，使附近的西班牙人熱烈興奮，這也許是我生命中最不能令人忘懷的一次演說。

可是我的訪問幾天前被法國政府重開的西班牙邊境，更是一次發人深省的旅行，這給我一個機會，使我從佛朗哥反對者那兒得到關於西班牙內部近況的最新消息，他們冒了極大的危險經常私下和旅法的西班牙僑民保持接觸。這裏我不必重覆舉世共知的西班牙人民的地下活動和失盡了民心的佛朗哥政權的故事了。然而指出西班牙獨裁政權日趨迅速的崩潰、和美國政策的努力使西班牙萬無一失地仍舊作爲一個附庸，以使西班牙善能適應它的計劃，這卻是重要的。

這個政權崩潰的主因包含在「腐朽」這兩個字中。我對將軍們的故事甚爲熟悉，他們在一九三九年只能靠着軍餉生活，今天都成了百萬富翁了，黑市被他們和長槍會的領袖們完全獨佔。事實上他們上至吞沒公款，下至出賣配給證，都無所不爲，而且還行賄獲准住入公共醫院。那就是爲什麼連西班牙重要的金融家也反對佛朗哥的原因——他們已經不想投資於實際上已經破產了的事業。所有這些，我想已經解釋了爲什麼美國躊躇不定地不能決定將西班牙列入歐洲復興的計劃。

「把佛朗哥列入馬爾計劃，不祇會在國內引起親華萊士、反杜魯門的呼喊，而且會在民主世界引起反美情緒的浪潮。把佛朗哥放在外邊，援歐計劃就要受到嚴重的削弱。」（二月廿一日）

這種情形是不會拖得太久的。英美正在運用隱祕但是實際的辦法打破進退維谷。

隱祕但是實際的辦法

佛朗哥正在努力接近英美以及其它西歐國家。英國駐聯合國代表蕭克洛斯說過，英國不能斷絕與西班牙的商務關係。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美國駐西大使海氏（Calton Hayes）在「戰時出使西班牙記」一書中，說佛朗哥對於美國資本的進入西班牙橋樹園是提供着無限的機會的，又說：「因此，到一九四四年底，我們（從佛朗哥那裏）得到了在一九二〇年的王室和一九三〇年的共和國時代所未能達成的尋求。」

英國資本家所關切的是在西班牙的許多礦廠如維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Vickers Armstrong）的產權與影響。美國資本家所關切的是阿姆斯特朗軟木公司和火石橡皮輪胎公司等等企業的產權和影響。此外，英美的穀物、石油、工業設備、以及武裝長槍會的軍火都在源源輸入西班牙。今年二月間，美國駐西班牙代辦克伯爾遜曾與西班牙外長阿塔納商談以「銀行對銀行」的方式，把大批金元借與西班牙。西班牙銀行代表自信能夠獲得二億元的貸款。這就是美國爲佛朗哥政權特別準備的小馬歇爾計劃。

美國援歐計劃就是一個戰爭計劃。西班牙在歐洲的戰略地位是容易瞭解的。美國必須把西班牙變成一個軍事基地，一方面可以稱雄地中海上，與東端的希土互爲呼應；一方面也可以藉此增強西歐五國聯盟的軍事氣質。正當西歐聯盟舉行談判的時候，德境美軍總司令克萊曾有瑪德里之行，表面上是談西班牙境內的德國資產問題，實際上却是討論西班牙與西歐聯盟之間的聯繫。三月底，西班牙政府高級官員透露，西衛兩國正在與美國海陸空軍代表密切合作，準備把伊比利亞半島變成一個軍事衞城。美國正在以軍事後盾增強西歐聯盟，武裝伊比利亞半島自然是不可少的一環。

這就是美國企圖把西班牙組織在帝國主義戰車上的種種活動。然而，這裏還存在着一個苦惱：佛朗哥的確是一個法西斯政權，這在世人的腦海裏是有深刻的印象的。

祇要馬歇爾的一句話

美國必須去掉這個苦惱。於是便有王室復辟的活動。也許是唐若安（Don Juan）的再登寶座，但佛朗哥是堅持反對的。所以或許是恢復王室，另以一人爲攝政，而使佛朗哥在海陸空軍總司令的名義之下成爲眞正的統治者。英美正在有所商談，梵蒂岡方面大體也已同意。

但，佛朗哥却在努力於證明他會比唐若安更聽話，更能爲華爾街和梵蒂岡服務。他曾經想把長槍會改組爲「西班牙工黨」，以資取得國外的同情。去年四月間，佛朗哥玩了一次公民投票的把戲，就是要向英美證明西班人民還是需要佛朗哥的。即使在西班牙出現一個君主立憲制度，即使是取消了佛朗哥，法西斯政權是不會有所改變的。所以，不管將來如何發展，英美總是沒有考慮到西班牙人民的利益的。

英國外交部發言人雖然說過西班牙一日爲佛朗哥所控制，英國便一日反對它的參加馬歇爾計劃。這是十足的扭捏作態。據說，瑞典和挪威不肯加入西歐聯盟就是恐懼將來把西班牙列入候補名單。這也不會成爲長久的決定因素。西班牙長槍會人士就相信，祇要馬歇爾的一句話，就可以使西歐十六國不再反對西班牙列入援歐法案。

法西斯細菌的溫床

一九四五年五月，柏林的最後一架飛機曾在巴薩隆納機場祕密降落。飛機上面有一二百名納粹人員。除此之外，還有不知多少德義法西斯份子以及各國奎士林份子是躲在西班牙的。英美曾經要求佛朗哥交出這些德國戰爭販子。據傳佛朗哥有意拿交出戰爭販子作爲加入馬歇爾計劃的交換條件。佛朗哥可能交出次要的幾名來，但大部份法西斯份子却會越過開放了的法西邊界，到歐洲各地與舊的地下組織取得聯繫，並且建立起新的活動中心。佛朗哥的西班牙正是這樣的一個法西斯細菌的溫床。

把佛朗哥僞裝起來，以走私的方式把西班牙帶入西歐集團和馬歇爾計劃之中，這是美國的既定政策，絕不會因美國參衆兩院的一度曲折而有所改變。

佛朗哥已經把德國主子換上了一個美國主子。美國公開援助西班牙法西斯政權將大大地增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抗。西班牙人民的武裝鬥爭並沒有停止，指導抵抗佛朗哥政權的中央抵抗委員會正在西班牙境內籌組中。不久以後，西班牙的城市和鄉村、礦山和森林，就會重新震響起那在內戰期間流行的一支雄壯的歌曲：

「拿起爆烈的手溜彈，
對準殺人放火的佛朗哥！
起來，起來，全西班牙的人民，
爲了祖國自由、幸福和獨立，快加入爲和平而戰的陣線。…………」

四月五日

最近法國報紙所載，說美國代理公使顧貝遜（Cu-bertson）在瑪德里，要求佛朗哥政權「民主化」，這已被國務院公開否認了。在前西班牙共和政府總統石瑪勒（Senor Alcala Zamora）大赦後三天，官方宣佈在瓦倫西亞（Valencia）和瑪德里破獲了抵抗委員會。美國代理公使的影響並沒有從刑場上救了他們的命。無論在什麼情形下，美國主要焦急的是現政權的無能，倒不是西班牙的恐怖。西班牙的經濟很清楚的正站在危機的頂點。一個名叫畢利茨（Biarritz）的商人很久就催促法國政府開放對西班牙的貿易，現在已經不存幻想了：除了飢餓、恐怖和納粹間諜外，佛朗哥是幾乎沒有東西可以輸出的。

人們常常把西班牙和希臘相比。在我離開白楊尼幾天以前，我曾會見從雅典來的外交人員，此刻他再也不信美援能挽救希臘政府的軍事形勢了。事實上，他現在已深信不論是政治或軍事的形勢，都將在未來幾個月中崩潰。據他說，希臘右派正向希皇施壓力，迫他放棄任何聯合政府的僞裝，並任命一個皇室侍從官潑柏高斯（Papagos）爲軍事獨裁的首腦。這一個建議在高級軍人中間曾公開地討論，最近被撤職的陸軍司令范梯里斯（Gen. Ventiris）將軍顯然也包括在內。假使政府的春季攻勢失敗，如那個告訴我的人所確信一樣，那麼武裝政變大抵可能在五六月間爆發。這不僅將驅使以前任總理柏本特柳（Papendreou）和現任總理瑪基西尼斯（Markesinis）爲首的或多或少並不十分熱心的政府支持者，進入反對派的陣營；這也將大大地增加遊擊隊的聲勢。而美國則將發現自己處在不可能再支持一個梅泰克賽斯（Metaxas 前軍事獨裁者——譯者）政權來反對大部份非共產黨政黨的地位。

如果潑柏高斯成了獨裁者，那麼美國不是勢將給予現在右派報紙正要求的強大的軍事援助——那就是說，美國軍隊將親自動手去完成希臘軍隊的未完成任務，否則，在可能最惡劣的政治情勢下，美國只有完全從希臘撤退的一途。（史煉摘譯自三月六日「民族周刊」）

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凱南

美國反蘇戰略家

重光

剛從日本考察後返美不久，主張化日本爲「亞洲防共壁壘」的凱南（George F. Kennan），他是馬歇爾手中的一張重要「王牌」。凱南是美國「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四七年四月，直屬國務院。他是美國全球「長射程」政策的設計人，雖然這個委員會僅是一個顧問機構，它只能向國務卿提供建議，以作爲美國對外政策的討論基礎，但凱南對馬歇爾卻有強有力的左右作用。他是國務院裏有名的「蘇聯通」和反蘇戰略家，自馬歇爾榮任國務卿以來歷次重要的對蘇政策的施行，大部份都是由他所計劃。他認爲西方國家不可能和蘇聯合作，他說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要和資本主義火拼，因此蘇聯必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行動極度猜忌；他主張美國必須以強硬政策「回敬」，使蘇聯「知難而退」，或者待她國內「危機」爆發而「崩潰」後，使蘇聯「自覺地」不得不和美國攜手合作。他這一套「高論」，曾以「X」筆名發表於去年七月份的美國「外交季刊」上，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生活畫報，也有摘要登載，一時引起了關心世局人士的極大注意。

還只有四十四歲的凱南，他一生的歷程，可說得上一帆風順，這只要看他的歷史就可知道。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六日生於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米華蓋（Milwaukee），他是帝俄顯貴喬其·凱南的姪子。一九二一年畢業於聖約翰軍事學院，後再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一九二五年凱南自該校畢業後卽任美國駐日內瓦的瑞士領事館的副領事。後又轉任德國漢堡和愛沙尼亞達林（Talinn）的副領事。一九二九年任里加（Riga 拉脫維亞京城）、考納斯（Kaunas立陶宛京城）和達林美國大使館三等祕書。當時美國承認了革命後雖然年青但是力量不可輕視的社會主義的蘇聯，迫於現實的需求，國務院的東歐司就計劃訓練一批懂俄文的外交官。由於凱南和帝俄有傳統上的關係，而且爲人精明幹練，此才不可不造，就被中選並在柏林大學和柏林東方語專攻讀俄文、俄國文學和俄國歷史兩年，這兩年的時間，使他日後有了「反蘇戰略家」的一筆大資本。

一九三三年美國對蘇恢復外交關係後，凱南偕美國駐蘇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同赴莫斯科。他在蘇聯就了四年，起初兩年擔任大使館的三等祕書，後來升任二等祕書，一九三七年奉召回國。一年後，正當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慕尼黑事變那天，他出任美國駐布拉格使館的二等祕書。二次大戰爆發後，他轉任美國駐柏林大使館的二等祕書，不到一年升任一等祕書。德國向美國宣戰後，被囚集中營五月，釋放後升任駐里斯本公使館參贊。一九四四年改任歐洲顧問委員會美國代表團顧問。一九四五至四六年，任駐蘇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iman）參贊。現任駐蘇大使史密斯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就任後，凱南也曾襄助過一個時期。

還不到二十三年的時間，凱南就從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一直成爲今天美國世界政策的決定者，他所以這樣的飛黃騰達，據說與他的才幹有很大關係。思想靈活、理智和精明是他的特點。他高而瘦，笑容中帶着炯炯發綠的眼睛。工作嚴正，爲人隨便，喜歡兩腿高舉桌上。

有八個人充他的幕僚，一個是戴維斯（John Davis），任駐華大使館祕書多年，任史迪威將軍政治顧問兩年；一個是威廉斯大學國際法教授瓊遜（Joseph Johnson）；卡里頓·薩凡奇任他的祕書主任，另外還有要員三位，其中一位是經濟專家，一位精通拉丁美洲的事務。

凱南所以被國務院所器重，最主要的當然是因爲他能夠忠實於華爾街的利益，以使美國奴役世界的政策發揮得淋漓盡致，儘管有人說凱南是如何了不起的「奇才」，其實他至多不過是華爾街的一個忠實奴僕而已。

他們在玩原子火

英·坎特布里副主教詹森作

艾納節譯

我們的政治家很開心的在玩火，原子的火；他們說着戰爭和戰爭的計劃，國外受華爾街、國內受財閥輿論的鼓動、協助和支持。

他們毫不顧到任何未來戰爭的性質嗎？還是他們的高聲叫嚷僅是恫嚇？抑或還是，他們已自居爲華爾街的過河小卒，覺得只有唯命是聽，纔是避免飢餓的惟一出路？

不問不聞，並不能把我們從新的世界戰爭的結果中救出來。

美國有許多科學家，在主持原子彈的生產之後，認爲它的破壞力太可怕了，曾竭力主張禁止它的施用，但結果無效。

原子彈製造委員會主席赫欽斯博士（Dr. R. M. Hutchins）曾在美國一份銷路廣大的雜誌上，發表一篇驚人的文章，告訴世界說，祕密已經公開了，自從原子彈在廣島一擲就公開了。

他又說，原子彈是沒有防禦方法的。赫欽斯曾估計蘇聯在三年之內也可有原子彈，而現在已經兩年過去了。

這一種估計是權威的。是不是因爲獨佔優勢只剩了一年，這纔提高了反蘇戰爭的聲音，以至全國報紙發出尖厲的叫嚷呢？

是不是這一「要末現在要末就永遠錯過」的恫嚇，使一九四八年成爲危險的一年呢？

＊

如果這叫嚷是恫嚇，這是危險的恫嚇，這種恫嚇如果不煽起或鼓動我們國內人民的情緒是不能對抗任何外國的。

要對外的恫嚇能夠生效，必須通過全國一致的輿論

，通過全國越來越盛的戰爭談論，以及通過對被恫嚇的一國或許多國家的毀謗。

這造成了西方的戰爭的緊張空氣，——在這裏，也在美國。

然後，「偶然事件」也許會發生，就說希臘、土耳其、敍利亞或義大利吧，在他們明白之前，那些希望藉恫嚇來逃避眞正戰爭的人們，也許自己早已捲入他們所不希望的戰爭了。

西方許多有力的人們，希望趁我們還掌握優勢的現在來發動戰爭；他們準備抓住任何有利的機會，把政治家推上危險的邊緣。

＊

是否因爲我們（英國）與美國的金融控制的政策緊結在一起，我們就必須接受或服從我們主人的命令呢？

這一眞實確足成爲恐懼的理由。

我一向反對接受美國的借款。我們應該一開始就束緊褲帶，尋求貨品與服務的相互交換，一面與我們的殖民地和自治領，另一面也與我們東歐的近鄰和蘇聯。

膨脹的、非生產的軍事費用倘如沒有了，我們的田野和工廠裏就將充滿了從部隊抽回來的人力，並且還可裝備了必要的機器；物價將跌落，工資會增加。

那時候，大家都會懂得增加生產的直接而迫切的鼓勵。眞正的社會主義將走上成功之路，而我們可從金圓的控制下解放了。

＊

然而現在發生了日益增長的戰爭—眞正的戰爭—的威脅。英國人民仍不願意打仗的。他們追求着和平的生活。他們充滿了憤恨和恐懼。

只有妖魔會驅使他們去穿上軍服。於是老的布爾雪維克妖魔又被拿來嚇人了。

反猶曾被希特勒用以對內；反共被用以對外。

在英國，反猶是不會有效的，因此把一切強調於反共。邱吉爾襲用了這熟悉的老套。貴族院用它。莫理遜用它。貝文用它。艾德禮也用它。

財閥們的報紙於是闖了進來，嚷着戰爭的叫喊：共產主義是敵人，聯合反對來自東方的共產主義，根除西方的共產主義；從法國根除它；從義大利根除它；從英國根除它。

甚至，所謂自由主義的報紙也加入了這一狩獵的運動。

＊

當我執筆時，「獵妖」（Witch-hunt）運動正繼續進行中。

艾德禮宣佈了肅除政府高級官員中的共產黨的決定。

這個決定是故意的，這是反蘇戰爭準備的一部份。

這個決定又一次證明了；你要進攻國外的民主而不進攻國內的民主是不可能的，猶如事實證明着，你要把外交政策與帝國主義相聯繫，就不可能推進國內的社會主義。

＊

一張英國報紙，幾乎只有一張，是呼籲和平的。只有這一張報紙，始終堅定地在讀者的眼睛前面，揭露原子戰爭可怕的性質，以及我國戰爭政策可能招致的危險。

有權的勢力反對着這惟一的報紙——「每日工人」報。我可以坦白說，有權的勢力方面曾勸我與該報管理委員會斷絕關係。他們是不會成功的。

倘如你愛和平、愛正義，倘如你重視勞工和他們孩子們的生活水準，倘如你重視蘇聯和東歐所表現的從貧窮走向有計劃的富足的進展，那末就來支持和擴充這張日報吧，因爲它是爲了合理的和平而奮鬥，又是主張促進和平的政策的。



廚師

牛油比大砲更重要

思凡

美國是認爲大砲比牛油重要的，一看他們的預算就知道。下會計年度美國的軍事預算將提高到二百十億元，佔全部總預算的百分之六六·三，教育費僅佔軍事預算的七分之一（三十億元）。

波蘭卻重視牛油勝過大砲。波蘭今年的總預算，共爲二七七〇億齊羅蒂（波幣制名），工業及教育費（包括保健、文化、社會事業等）佔百分之五十二，而軍事預算及警備費卻只佔全部預算的百分之二十。

「西方」的新解釋

華盛頓人士大叫「西方國家危機」的今天，美國一位短評作家馬克斯（Alan Max）撰文說：「所謂西方國家，是指那些國家呢？現在，北美和南美當然是名符其實的西方國家。法國、英國和義大利是西方國家，因爲他們位於西歐。東歐也是屬於西方國家，因爲它是處在蘇聯的西方。土耳其是印度的西方，印度是太平洋的西方，中國是日本的西方，而日本是麥克阿瑟的西方。

「北極實在位於西半球的北部，所以應該稱爲『西北極』，那麼南極應該稱爲『西南極』。如果太陽從西邊落下，也從西邊上升的話，那麼我們國會裏的袞袞諸公將對它採取什麼行動呢？

「一個問題仍舊存在着：美國的東海岸怎麼處置呢？這需要有大膽而果敢的行動：將東海岸從陸地上完全切掉，將這些泥土用來塞住巴拿馬運河這條從西海岸到東海岸的通路，這樣，美國總可以『固若金湯』了吧。」

美國最有勢力的十三家族

據最近哄動美國出版界的一本巨著「豪門美國」（1000 Americans）所載，今天眞正主宰美國的統治者共有一千個人，這一千人擁有美國大半的財富，他們不僅支配了美國的經濟，也控制了白宮，絕對多數的報紙、雜誌和電台都握在他們手裏，其中又有十三個頭腦，他們又是這一千人的最高統治者，他們所佔有的財產，極爲驚人，他們是美國最有權勢的一羣，據不完全而可靠的統計，他們的財產及主要控制的企業如下：

一、福特 六二四、九七五、〇〇〇美元
福特汽車公司

二、杜邦 五七三、六九〇、〇〇〇美元

佛朗哥又一夥伴

——薩拉柴的葡萄牙

小容

最近，替西班牙「說情」、主張西班牙應被包括在馬歇爾計劃之內的，最最賣力莫如伊比利亞半島的另一個國家——葡萄牙了。葡萄牙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呢？

原來葡萄牙是一個老牌法西斯的國家，早在一九三三希特勒上台那年，現任總統薩拉柴（Dr. A. de Oliveira Salazar）就以綠彩軍爲資本，結束了二十三年壽命的葡萄牙共和國，建立了軍人獨裁。這以後，由於國內封建大地主、教會和國際帝國主義、法西斯國家的扶持，薩拉柴的法西斯統治是牢牢的被保持着。

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個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法西斯國家，以薩拉柴和佛朗哥政權爲代表，不但是意氣相投，更是相依爲命的。當佛朗哥驅策回教徒的摩爾人，勾結德義軍隊，進行一九三六——三九的西班牙內戰時，薩拉柴曾支援佛朗哥。而當時有名的巴達約斯（Badajoz）地方慘案，就是他們合作的成績。薩拉柴的警察把西班牙共和黨逃亡黨員趕回到西葡邊境上的巴達約斯地方，讓佛朗哥手下用機槍把他們掃死。佛朗哥政權的能夠鞏固，薩拉柴的功勞是很大的，而薩拉柴的政權，沒有佛朗哥的支援也是難站住的。很多觀察家都認爲：英國對西葡兩國現狀的維持，實在是怕一個倒了，兩個都要倒。在這次大戰中，薩拉柴和佛朗哥訂立了友好條約，一面宣佈中立，一面卻輸送軍用物資及鎢砂等戰略性原料到德國去。

據前德國駐瑪德里大使斯托勒的證詞中，更透露出：薩拉柴曾準備和佛朗哥聯結，假定盟軍在伊比利亞半島登陸時，予以抵抗。一直到軸心之潰敗已極明顯時，才允許以大西洋上葡屬島嶼供盟國作基地之用，及禁止以鎢砂輸往德國。當日本軍隊佔領葡屬蒂汶島時，里斯本亦未與日本有過任何爭執。而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薩拉柴政府竟正式宣佈爲希特勒哀悼。

薩拉柴的國內政策是始終站在反民主的立場上的。英國保守派報紙「觀察者」（Observer）這樣指出：「葡萄牙政權，採用了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主義的最卑劣的特點，用了特務、政治迫害、放逐、祕密審判來對付政治犯，嚴厲的檢查和絕對的控制報紙。」

報紙只有官方的和教會方面的才能發行，而像「罷工」、「共產主義」等這些字眼也不能用。至於國外的報紙，像美國的「時代」，英國工黨的「每日前鋒報」也常被扣，法國的報紙更全部被扣。一千萬人民中，有百分之六一·八是文盲。

雖然在里斯本還沒有像瑪德里那樣的有「集團槍決」的法西斯罪行發生。而在佛特角島（Cape Verde Islands）上泰拉法爾（Tarrafel）地方「死營」（Death Camp）裏，以及其他各地的監獄中，滿是政治犯。每天提了許多政治犯進去。

殖民地政府更把土著奴隸大批的販賣給殖民地的田園主和承包者，還販到南非聯邦去。

在葡萄牙唯一「合法」的政黨，就是薩拉柴領導的執政黨——國民同盟。圍繞着國民同盟的外圍組織，有軍人組織的「葡萄牙軍團」（Portuguse Legion）和其他半軍事性的青年組織等。只有國民同盟才是唯一准許總統候選人提名，和參加國民大會及地方自治機構的選舉。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的議長雷伊斯，也就是國民同盟的副主席。

葡萄牙是世界上有名的「警管」國家。薩拉柴的對內統治，是建立在血腥的鎭壓上的。

爲了鎭壓國內的民主勢力，薩拉柴從國際反動勢力處獲得大量武器和軍火的給濟，而它的代價就是讓國外資本集團從經濟上來奴役葡萄牙和它的殖民地。

在這方面，英國資本佔了最強大的地位，她握有葡萄牙的鐵路和里斯本的電車、電話系統、造船工業的投資、銀行股票、礦穴和葡萄園。據英國人自己估計，他們在葡萄牙的所值當在一千九百萬鎊以上。英國資本也同樣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上處重要地位。

現在美國資本也開始進入葡國，快要取英國而代之了。一九四五年美國獲得了對葡萄牙電氣工業的獨佔。一九四六年後，更獲得了相當數量的鎢礦股份。然而大部分鎢礦及錫礦的生產是在隱藏的德國資本手裏。

葡萄牙是缺少食糧的，不得不從美國和阿根廷輸入食糧。在糧食救濟和金元的壓力下，葡萄牙是會背棄了四百年來的舊主人英國，而投向美國的。

杜邦公司、美國橡皮公司　三九六、五八三、〇〇〇美元

三、洛克菲勒　標準油公司（包括紐佳色、印第安那和加利福尼亞各分公司）、美孚石油公司

四、梅隆　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 Corp.）、美國鋁公司、柯柏斯聯合公司（Koppers United Co.）　三九〇、九四三、〇〇〇美元

五、麥玫密克　國際收割機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一一一、一〇二、〇〇〇美元

六、哈德福（Hartford）　一〇五、七〇二、〇〇〇美元　愛·庇萊葉公司（A & P Tea Co.）

七、哈克納斯（Harkness）　一〇四、八九一、〇〇〇美元　（同洛克菲勒）

八、杜克（Duke）　八九、四八九、〇〇〇美元　杜克電力公司、杜克鋁公司、李梅煙公司（Liggett & Myers Tobacco Co.）

九、潘友（Pew）　七五、六二八、〇〇〇美元　太陽石油公司

十、畢德根（Pitcairn）　六五、五七六、〇〇〇美元　畢茨堡玻璃公司（Pittsburgh Plate Glass Co.）

十一、克拉克（Clark）　五七、二一五、〇〇〇美元　新革製造公司（Singer Mfg. Co.）

十二、雷諾（Reynolds）　五四、七六六、〇〇〇美元　雷諾煙草公司（R. J. Reynolds Tobacoo Co.）

十三、克萊斯（Kress）　五〇、〇四四、〇〇〇美元　S. H. 克萊斯公司

共計：二、七〇〇、五七四、〇〇〇美元

這些數字不過是有眞憑實據的部份，其實，不在這個統計數字之內的財富還要大得多呢。

本刊啓事

一、茲以國內郵資又經調整，自本期(十四期)起各定戶，請將剩餘期數郵費補足，計：掛號每份應補七千元，航平四千元，航掛一萬一千元。否則，惟有在預付刊費內扣除，事非得已，尚乞鑒諒爲荷。

二、最近各地定戶諸君來信續定本刊或查詢及更改地址等頓多，但因未經註明定單號碼，致使查覆費時，甚至無從奉答。嗣後如有惠函，千祈註明定戶號碼，以免周折，實爲兩便，乃感。

新生的波蘭

愛倫堡作　何家槐譯

（續上期）英國人曾經熱烈響應許馬赫的呼籲：勃勒斯勞墮落得多麼厲害！這就是他們的叫囂。而事實上，伏洛次拉夫已經成爲一個巨大的文化中心，它有一個大學，一個工藝學校，一個建築專門學校，一個美術專門學校，一個出色的戲院，一個印刷所，一座音樂廳和許多展覽會。我不知道下面這二者究竟是那一種更其可怕：是德國匪徒有計劃破壞街道，大肆焚毀因此祇剩下來這麼一片斷垣殘壁破爛房子呢？還是由於戈倍爾、羅森堡、和史轍萊丘（Streicher）爲首的五年法西斯統治，結果竟使這兒既沒有一個學校也沒有一本書籍呢？五年的時間，已在一代人的生活上開了一個可怕的裂口；這次佔領曾使青年人的身心雙方都留下了很大的空虛。但現在這個空虛已給填滿了—這是一個比從廢墟中重建城市更大的奇蹟。受到嚴重破壞的伏洛次拉夫大學校舍，雖然還不曾完全修復，但已經照常開學。看到那些青年那麼熱烈地在那裝設着修理架子的教室裏聽講，是會使人覺得非常驚奇的。它的教授們，大半都是來自羅夫的波蘭大學。他們現在已經感到他們的辛勤並非徒勞，他們的生命並不空虛，而是有人接受他們的傳授，繼承他們的研究，支持他們的信仰。難道這是「墮落」嗎？這裏的戲院，過去只能上演波爾特·豐·席勒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徒子徒孫們寫的教訓歌劇，但現在却上演了莎士比亞的悲劇、果戈里的巡按、普利斯萊（Priestley）的喜劇。難道這也是「墮落」？在這同一個戲院裏面，還有一間美術室，裏面住着兩個年輕的畫家。他們不會無恥地用假古典形式亂畫希特勒的肖像，却很認眞地畫着風景畫和靜物畫。自然，這也是可悲的「墮落」！此外，還有另一個「墮落」—那就是布拉哈管絃樂隊所主持的音樂會。他們演奏的地點，正是以前曾被德國無線電台佔用的大廳，從那裏往往發出希特勒的怪叫。

我回想起洛亞爾河（Loire）沿岸的大小村鎭。那一帶的法國居民，都是住在那些曾經蔭蔽過他們父祖兩代的房屋裏面。自然沒有人會在倫敦或華盛頓爭論他們究竟應受驅逐呢，或者准許留住的問題。可是他們迄未修復被毀的建築，也不曾建築新的橋樑。他們對將來的缺乏信心，束縛了他們的手脚，阻礙了他們的復興。他們好像是坐在戰爭的深淵之間，兩頭懸空，毫沒有落脚之處。但伏洛次拉夫的波蘭人，却是知道自己安身之所的。

* * *

當我在戰前遊歷華沙的時候，我老是感到驚異，感到眞正的惶惑。暴風雨的黑雲密布在西方，但人們的視線，却恐怖地注視着東方，因爲他們同時受着當時報紙和歷代傳統的欺騙。波蘭的官僚們，惡意地在波蘭和蘇聯之間造成了一堵高厚的、盲目的牆壁。他們稱譽自己爲保護西方文化的哨兵。事實上，却不過是布爾喬亞野蠻主義的下賤司閽，時而從凡爾賽和約的簽訂者那裏或納粹頭子（Führer）那裏接受一點小費，得到一些恩賞。波蘭的統治者爲了要恫嚇他們的人民，經常製造布爾希維克的幻影，顯示給某部份人看，又往往把古老的莫斯科妖怪，顯示給另一部份人看。

現在，我們實在無須再提過去的爭吵。波蘭和俄國的歷史關係，實在是太慘澹了。二十年前，曾經有位波蘭的作家告訴我說：「我們決不能成爲朋友。無論什麼時候，如果幸運之神降臨到波蘭，那她一定遺棄了俄國；反之亦然。」這只要看一看過去的歷史就可了然的。

但最近幾年的事實，却已把這預言推翻了。我們已經變成了朋友。這個好現象，發生於德國匪徒侵佔了波蘭全境而且深入俄國的時候。這時我們雙方都沒有幸運之神光顧。因此我們緊密地聯合起來，而且宣誓我們一定要共同克服命運，爲着我們雙方的人民。我們的友誼，並不是在外交的圓桌會議上建立起來的，却是誕生於戰壕之內。

我也無須重覆聯繫我們兩個國家的共同利益，因爲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如果西利西亞和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男男女女，都能安心地耕種、建設、和學習研究，那是由於在許馬赫的無賴要求和馬歇爾的油腔滑調以外，還有我們蘇聯的軍隊。但新波蘭改善對蘇聯的態度，决不是單單爲了利害關係。這轉變是有深厚的感情基礎的。在追念死者的日子，波蘭婦女曾在成千的蘇聯陣亡將士墓上點上了燈籠。這些小小的閃耀在十一月的黑夜之中的燈火，就是一種摯愛和感謝的眞誠表示。

在過去，波蘭人和俄國人在精神的交涉上，雙方總是互相的仇視，互相的拒却，特別誇張所有的差異和矛盾。波蘭的知識份子很愛強調他們和西歐—尤其和法國的精神上的一致。不論是法國或波蘭的知識份子，都已經歷了許多變化。雨果（Hugo）、伐勒（Valles）已經不在了；保羅·莫蘭（Paul Morand）和普恩加賚（Poincare）代替了他們。可是外表還是老樣子。我記得有個波蘭作家曾經很辛辣的說：「一大串幻想，使波蘭的知識份子脫離了現實。」

波蘭文化所包含的法國性質及其荒謬的思想，無疑是個造成這「一連串幻想」的重要因素。我這樣說，决不是企圖反對波蘭和西歐文化的聯繫。無論那個只要去玩一下克拉科，就可以發現這種連繫的堅固，和牠們的原始；因爲信仰天主教的波蘭曾經和拉丁系的義大利及法國非常接近。可是這種和法國繪畫或義大利建築的連繫，這種文化上的交流，並不曾把波蘭變成了一張僅僅模仿西歐的拷貝。當以前裝飾伏威爾的時候，義大利人、法國人、和德國人都曾參加了工作。就是俄國人也在那兒。可是，伏威爾並不是佛羅倫斯，不是紐倫堡，也不是諾夫哥洛特（Novgorod）。伏威爾仍然是波蘭人的。

我們很容易了解波蘭人對於蘇聯文化所感到的興趣。幾乎有二十多年，波蘭和我們之間都橫亙着一堵仇視的高牆。但就是在那些最黑暗的年頭，很多波蘭人也對俄國文學和蘇維埃思想發生濃烈的興趣。現在波蘭人却已達到了這麼一個快樂的境地：國家的利益和文化的利益完全一致。通西方的門戶沒有關上。波蘭人可以跟從前一樣接觸美國的文學和法國的繪畫。可是通東方的大門也給打開了，因此從今以後，新鮮的蘇維埃空氣可以

幫助波蘭人更能理解西方的天才，同時也更能認識他們自己的原有文化。

一本包括兩個世紀的俄國詩選，最近已在波蘭出現了。它的翻譯工作，是由波蘭的第一流詩人担任。其中的很多譯筆—例如由裘利・吐溫譯的普式庚詩作，確是非常有力的。這選集編得很好，印得很美。除了蘇聯本國以外，在其他各國，我還沒有見過如此精美的俄國詩集。我並不想說俄國詩人對於波蘭詩人將發生什麼影響。我不大相信影響之類的說法，因爲一個作家的發展是很曲折的、複雜的。我在這兒想指出的，不過是波蘇兩國作家加強友誼的結果，帶來了大批利益，而這種可貴的友誼，乃是波蘭文學的最優秀代表如裘利・吐溫和沙非亞・納爾珂斯加（Zofia Nalkowska）等，在那最黑暗的時期奠定基礎的。

今天的波蘭，正在建設的熱狂中。很多新書出版了；各種雜誌每日都展開了有興趣的論戰；波蘭畫家們產生了一大批精美的新作；新的戲院也都紛紛開幕了。自然，如果貿然就把今天看成波蘭文化的成熟時期，那也許未免言之過早。我們與其稱它爲光明燦爛的中午，還不如稱它爲黎明。但我們至少可以說，波蘭已在文化的園地中找到了它的正確道路。回顧以往的歷史，波蘭人現在已經認識了他們的古代木刻，他們的早期繪畫，他們的民間藝術，認識了它們的興趣，它們所包含的眞正的民族性質。我用不到再提他們的詩歌和音樂，因爲這是大家都已承認的。浪漫主義在波蘭的意義，並不只是代表一個早已過去的時期；而在那個時期中，藝術的興起和民族歷史的悲劇正是不可分割的。浪漫主義在各方面都可以證明：它原是構成波蘭國魂的一個要素。今天，在揚棄了那種陳腐的硬化了的表現方式，而溶化進了人民的現實生活，他們的歷史和勞動以後，這個浪漫主義更其明顯地表示出來，它已變成了和波蘭天才再也不能分離的一個要素。

＊　＊　＊

當我正在波蘭的時候，國外報紙正在爲這個國家大大緊張，爲了米柯拉齊克先生（Mikolajczyk）的出奔。但這件事情在維斯杜拉河沿岸所激起的反應，反而大大不如像發生在赫德生河和泰晤士河流域的那末明顯，那麼厲害。赫爾岑（Herzen）曾經責備過他的波蘭友人：「我們希望趕快埋葬死人，可是他們却設法想救死人復活。」古老的波蘭已經過去了。現在波蘭人已經懂得了：要趕快埋掉他們的死人。以米柯拉齊克名義從波蘭運到美國的這具活屍的搬運，對於華沙的建設，對於西利西亞居民的農耕，都不曾發生任何影響。波蘭人說：就讓馬歇爾寵愛他罷，如果這樣做，能使這位國務卿感到快活。但是正當馬歇爾和貝文兩位先生撫愛了米柯拉齊克而且叫囂着修正波蘭西部邊界的時候，波蘭人只向着他們自己會心地微笑。伏洛次拉夫並不是米柯拉齊克先生，是不能裝在飛機上運走的哩。（全文完）

三、二三、譯自一月份「新時代」。

＊＊　＊＊　＊＊

蕭伯納論捷克閣潮

杜　若譯

下面是蕭伯納答覆英國「雷諾新聞」關於上次捷克閣潮所提出的兩個問題，登載於三月廿一日的該報上。九十歲的老蕭，仍以他慣常富於機智的語調作一針見血的分析，讀了他這篇短短的文章，多少可以使我們明白捷克閣潮是怎末一同事。

【問題一】最近新聞界關於捷克整肅運動，都表示憤慨。你對於更近我們國門的整肅運動如何看法？

在美國，整肅運動叫做分贓制度。在英國叫做政黨制度。因爲這種整肅運動早已在兩國盛行，我們對捷克共產黨實行此事，高呼反對，在蘇聯看來，似爲最鹵莽的僞君子態度。這實在是由於我們對於我們的制度與歷史完全無知所致。但莫洛托夫君又怎末會知道這件事呢？他僅僅就牠的浮面價值來觀察，我們所說的，他連一個字也不相信，然而我們的茫昧無知，卻是再千眞萬確也沒有了。這種茫昧無知決不是有什麼惡意的。

在希特勒過去寫文章的時候，說我們的民主政治是虛僞的，而墨索里尼指我們的自由是腐朽的屍體，我們那時就不曉得怎樣答覆他們；而在今天，當莫洛托夫及葛羅米柯毫不掩飾他們所得的結論，說我們是胡話連篇的僞君子，組織十字軍反對蘇聯的共產主義，我們也由於太茫昧無知，不能用下面的話，那就是：「請願諒，我們有最友好的本意，可是在外交上，我們是十分愚笨的人，以致我們從來不曉得我們是在講些什麼，」來駁倒他們。

【問題二】你可認爲文官制中整肅運動是必要的麼？

當然牠是必要的。牠是民主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形態。一九四五年的英國大選，不過是英國人民的整肅運動，把邱吉爾和他的保守黨一腳踢出了英國內閣。在美國，國務部也得滾蛋。

我們用一篇胡話，痛罵共產主義，當他們是罪犯，把歐洲空氣弄得一團糟，然而就廣義上言之，我們的文明，如果沒有共產主義的基礎，不能生存過一月之久。我們雖則從脚根到頸子都浸沒在法西斯主義當中，然而我們却又在警告世界反對法西斯主義。我們尖起嗓子來喊叫反對我們所稱牠爲極權主義的那個主義，像煞一條法律，不屬於極權範疇的，也可以稱牠爲法律。我們現在把我們幫同殺死的馬薩里克使之成爲反共的右翼殉道者，可是在他生前，却被當爲一個太偏向左的人，列入了目前存在的共產黨之內。我們道貌岸然地侈談警察國家的恐怖，然而事實上文明却開始於有警察保衛的及有水源接濟的公路，並且現在在無數我們已經僱用的警察之外，仍在要求更多的警察。

自巴貝爾塔以後，從來沒有這樣意見混雜得像目前這個樣子。願雷諾新聞不要忽視這事。再見。



捷克的文化生活

捷・Rudolf Hruby

布拉格的文化生活，隨着全國的復興在進展着。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重建，吸引了許多一流作家的精力。有許多一流作家就任了中央行政方面的職位。比如說，國營影片工業，是由奈茲瓦爾（V. Nezval）負責的，此人二十年代曾在捷克詩壇發動一種有力的運動，那時叫做「詩人主義」，卽由民謠和通俗的敍事詩傳統所鍛鍊的一種超現實主義底形式。另一位詩人哈拉斯（F. Hallas），負責宣傳部的圖書出版局，老一世代的卓絕小說家奧爾勃拉希特（Ivan Olbracht）則負責國營的無線電台。

過了十年流亡生活的荷斯托夫斯基（Egon Hostovsky）已經囘國，現在外交部任職；創辦了文學評論報「羣衆」（Dev）的克列門蒂斯（V. Clementis）任外交部次長；戰爭時期在紐約主持美國新聞處的對捷廣播節目的荷夫邁斯脫（A. Hoffmeister），現在負責宣傳部的文化關係組。

有些作家一面在政府裏任職，一面也寫書。奧爾勃拉希特就以布列斯各特（Prescott）❶的古典爲藍本，寫下了關於柯爾蒂斯（Cortez）❷的生涯，哈拉斯則繼續印行詩作。可是文學界因爲缺少了很多作家，所以在藝術品的創造上引起嚴重的缺口。現在人們已經討論若干作家應該離開政府機構的計劃，可是在今年年底兩年計劃完成之前，這種「創造性的離開」，還不致實現的。

雖然如此，書籍的年產量已超過戰前水準。出版物有一大部份是「非小說」類：囘憶錄、報告文學、紀錄性的作品。許多譯本也已出版（這一點，小國是比大國要翻譯更多東西的）。德軍佔領期內不准購讀外國書籍，這種飢餓至今還不能滿足。美國、蘇聯、波蘭、法國、南斯拉夫作家，在捷克都擁有大量的讀者。卡德威（Caldwell）、史坦貝克（Steinbeck）、辛克萊（Upton Sinclair）❸是最受歡迎的美國作家。可是另外也有不少（當然是另外一羣）讀者喜歡「隨風而逝」（Gone with the Wind）、「決定之谷」（The Valley of Decision）❹和勃魯姆菲爾德（Louis Bromfield）的幾種小說。

紀錄性報告性的作品，尤其反納粹鬥爭的紀錄，至今還能引起相當讀者的興趣。符齊克（Jnlius Fuchick）❺的「絞刑架下雜記」（Notes from the Gallows）重版了不知多少次，他早年所寫關於蘇聯的那本「在『明天已經是昨天』的國家」（The Country Where Tomorrow is Already Yesterday），已和他關於捷克詩歌的兩篇研究論文一道重版了。貝奈斯總統的「囘憶錄」（Memoins）第一卷銷路很好。范古拉（V. Vancura）的「捷克歷史的場面」（Pictures from Czech History）供不應求——范古拉是捷克最有名的小說家之一，一九四二年被納粹槍斃。

詩歌在捷克文學中是最重要的部門。一九一八年，隨着捷克共和國的誕生，一羣新詩人出現了。最初有伏爾克（J. Wolker）、茜弗爾特（J. Seifert）等人的「普羅詩歌」；接着又有奈茲瓦爾和哈拉斯等人的「詩人主義」。同樣地，在解放後，也出現了一個新世代的詩人，其中有許多受了美國詩選、里爾克（Rilke）❻和波蘭詩人如吐威姆（Tuwim）的影響。但還沒有形成一種傾向，新詩歌還沒有形成一派。超現實主義詩人還存在的，但詩壇的另一傾向是單純，人民的主題，新生活的表現。

小說家卻還沒有面向戰後的主題。一半因爲他們認爲還沒有足夠的「史詩的距離」（這是年青一代的小說家法貝拉 M. Fabera 說的，他寫過一部關於中世紀蒙古的歷史小說），一半因爲戰後發展得太快，他們只能寫作報告，還未能寫小說。

目前還只是一個過渡時期，但毫無疑問，我們很快就會有描寫第三共和的生活底小說了。年青的小說家們出席捷克青年聯盟的座談會時，已經討論過小說家的新主題，其中包含前蘇台德地區及其戲劇性的新移民故事，青年突擊隊在莫斯特對復興建設的努力，國營礦場的情況底改變，從集中營或流亡生活歸來如何重建和平生活的問題等。

＊

佔領時期那種對戲劇的興趣，現在因爲其他文化、政治與社會活動的再生，稍見減少了。原來在佔領時期，古典戲劇成爲被壓迫民族尋找安慰和堅定信心的源泉，所以捷克人民對戲劇感到巨大的興趣。

兩個喜劇明星伏斯柯威茲（Voskovere）和韋利治（Werich）已由美國囘來。他們的東西還是老的一套，而且表現了反新民主的傾向——可是觀衆卻完全變了。

他們的舊對手布里安（E. F. Burian），是曾給現代捷克戲劇加上新的活力的，不幸現在卻陷入形式主義的試驗裏。他的戲往往只能賣去一半票子。

可是一羣年青的演員在實驗劇場改編亞里士多芬（Aristophanes）❼的戲上演，另一羣青年演員則在諷刺劇場演出更其樸素的反戰劇「皇帝不吃牛肉」（The King Does Not Eat Beef）；現實劇場則上演史坦貝克的「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❽和西蒙諾夫(Simonov)的「俄羅斯問題」❾。

在農業部及其部長杜里斯（Julo Duris）領導下創造出來的「鄉村劇場」，是捷克戲劇界的一種嶄新現象。他還在農村裏建立「文化屋」，由政府津貼費用推行這個計劃。這些「文化屋」有常設的舞台、活動電影收映機、圖書館、會議廳、醫藥站等。

＊

講捷克目前的文學生活，而不提到捷克作家聯盟和斯洛伐克作家聯盟，那是不能算完全的。聯盟的目的是對盟員（約共一千八百人）給予物質上的和技術上的協助，把文學帶給人民，印行廉價書籍，使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文化，廣泛改善作家的生活情況。在新民主政權的協助下，作家聯盟已經和出版家聯合會簽訂了協定，規定了最低的版稅率，迅速的印刷出版等等。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作家還有堡壘呢！在勃拉蒂斯拉瓦（Bratsilava）附近的布特麥里斯（Putmerice），和在布拉格附近的多布里斯（Dobris），從前是封建家族的莊園，現在已收歸國有，拿來做全國文化人的休憩

和討論中心了。

（柏園譯自 Mass and Mainstream 三月號）

譯者註——

❶美國歷史家（一七九六—一八五九），這裏

卽「飄」，電影卽「亂世佳人」。

❺捷共領袖；因領導地下反納粹運動被捕處絞刑。這本書是描寫受刑前在獄中身心所感的痛苦的。

賽爾提斯是美國新聞界的老前輩，也許因此他對於報章雜誌特別感興趣，講得最多，假如允許說句「求全」的話，關於大企業控制美國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事

和討論中心了。

（柏園譯自 Mass and Mainstream 三月號）

譯者註——

❶ 美國歷史家（一七九六—一八五九），這裏所指是他的一本「墨西哥征服史」（一八四三）。

❷ 這就是墨西哥的征服者，西班牙人（一四八五—一五四七）。

❸ 三個都是現代美國著名小說家，史坦貝克最近遊蘇後，已作反蘇的表示。

❹ 這兩本都是美國的通俗小說，前者有中譯本，卽「飄」，電影卽「亂世佳人」。

❺ 捷共領袖；因領導地下反納粹運動被捕處絞刑。這本書是描寫受刑前在獄中身心所感的痛苦的。

❻ 德國有名的抒情詩人（一八七五—一九二六），生於布拉格。他的詩有馮至的若干翻譯。

❼ 希臘古代喜劇家（公元前約四四八—三八八），他的名劇「雲」已有中譯本。

❽ 「人鼠之間」的劇本有中譯本（重慶版），小說也有中譯本（秦似譯）。

❾ 有茅盾譯本（本社）及林陵譯本（時代）。



賽爾提斯：「豪門美國」

殷　宇

George Seldes："1000 Americans" 美國 "Boni & Gaer" 出版

不久以前，我曾看了根室的「美國內幕」（Inside U. S. A.）這本洋洋九百餘面的大書，雖然包含了豐富的材料，化了作者不少的苦心，但一般說來，我總覺得過於瑣細，過於注重地方性，反而使我們對於美國的眞正面目，不易有淸楚的認識。最近，杜若兄從朋友處借來了一本美國名記者喬治・賽爾提斯的新書"1000 Americans"他讓我有幾天翻閱的機會，我看了以後大感興趣，我認爲這本書纔是名符其實的「美國內幕」，我要求杜若兄把它譯出來，因爲這對於渴望認識今天美國的中國人，是極有幫助的。

這本書共約十五六萬字，十七章，分爲四篇，第一篇題作「大勢力」，其實是概述；第二篇題作「大雜誌」，說明了美國獨佔資本如何控制了雜誌，尤其對於「摩根帝國」和「魯斯帝國」有詳盡的分析；第三篇的「大企業」和第四篇的「大反動」，把美國獨佔資本的組織、活動、欺騙和罪惡，一古腦兒揭穿了。正文後面有附錄五十餘件，是極可寶貴的資料。

這是一本大膽的著作。它用事實、文件和數字，說明今天美國的眞正統治者是誰，它無情地揭去了豪門美國的虛僞的面幕，暴露了洛克非勒、摩根、杜邦、梅隆和哈里曼等在政治經濟上控制美國的事實。

書中大部份描寫美國財閥如何利用公共的工具來揑造、歪曲和掩飾消息——關於勞工，關於企業家的利潤，關於掠奪，以至關於每一美國人重要的消息。

它把美國主要的報紙、周刊和月刊的祕密都揭露了，它指出這些報章雜誌如何受獨佔資本的支配，從紐約時報一直說到婦女家庭雜誌。

賽氏把那宣揚「自由企業」的全國製造商協會的面具也揭了開來，用事實證明它是美國反勞工的主要工具。他又描寫了大企業對於美國貪婪的控制：例如它在二次大戰中起先如何阻撓反法西斯戰爭的努力；後來又如何從戰爭中博取巨大的利潤；它如何資助法西斯運動；它如何收買選舉——從州長一直到總統；它如何與納粹卡特爾合作；它如何霸佔原子能；以及它如何煽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等。

賽氏所寫的許多事情也許不完全是新的，但他把這些重要的複雜事實，有系統地有根據地組織到這麼一本小書裏，在著作界中倒是破天荒第一遭。

賽爾提斯是美國新聞界的老前輩，也許因此他對於報章雜誌特別感興趣，講得最多，假如允許說句「求全」的話，關於大企業控制美國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事實，似乎還可再詳盡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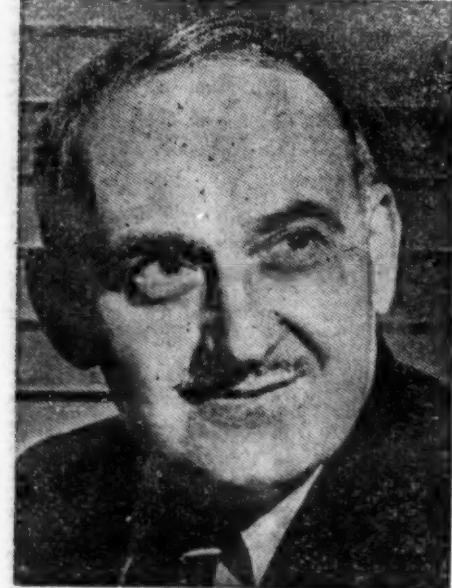
還有一點，賽氏雖然反對美國大企業的政策，但他對於這一政策執行者的杜魯門總統卻仍加以「好評」。他特別提到杜魯門戰時在參院中對大企業的調查，以及一九四二年杜魯門對於阻撓戰爭的「自私」集團的攻訐等。

但現在是一九四八年了。賽氏對一九四七年的彰明昭著的「杜魯門主義」作何解釋呢？他只是輕描淡寫說了這麼一句：「……據人公開地說，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推進大企業的計劃、以及阿拉伯的油源，乃是杜魯門主義的目的。」

他沒有把握了杜魯門總統的性格。他沒有說明白宮與華爾街的聯繫，而這正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不說明這點，我們就無法懂得華盛頓與華爾街聯盟的主要事實。這一點，不能不說是本書的白璧之瑕。

然而這仍不失是値得人人一讀的好書。你要了解美國，你得先認識誰是美國眞正的統治者；你要認識美國眞正的統治者，那末，這本書正好給你打開了一扇窺視華爾街和華盛頓政治家祕密活動的窗。

編者按：「豪門美國」正由杜若、張擎與欒棄先生等漏夜趕譯，卽將由本社出版，列爲世界知識叢書之六。



賽爾提斯像